



在魔窟里

——童年血泪史——

湖南人民出版社

在魔窟里

——童年血泪史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六五年·长沙

在 魔 窟 里

——童年血泪史——

编号：(湘)2690

湖南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

(湖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出字第壹号)

长沙市展览馆路

湖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 1/32 2 3/8印张 46千字

1965年9月第一版 1965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0

统一书号：10109·838 定价：(5)0.17元

目 录

給小讀者的几句话.....	(1)
在魔窟里	資朝仕 (3)
翻身不忘阶级仇.....	伍阳华 (20)
“丫头”血泪	李八英 (30)
不見阳光的童年.....	王德云 (36)
我和姐姐的童年遭遇	王在达 (42)
“讨饭袋”	陆今友 (49)
小长工	王三海 (54)
童工恨	王增寿 (60)
千里逃荒记	张百礼 (67)

給小讀者的几句话

亲爱的小讀者：

听说你們爱听故事，特地請了九位伯伯、叔叔和阿姨給你們写了这本故事书。

这些真实的故事，写得很好。在这里，可以看到，美国狼、日本鬼子是怎样残害旧中国儿童的；也可以看到，国民党反动派、地主阶级和资本家是怎样压迫和剥削儿童的。你們看了这些故事，一定会痛恨美帝国主义，一定会痛恨国民党反动派、地主阶级和资本家。痛恨他們，很对！

看过故事以后，会不会有人这样想呢：“这些孩子，为什么要去受压迫受剥削呀？”要知道，并不是他們甘愿做牛做马。旧中国，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资产阶级天下，那时的穷苦孩子，同他們的父母一样，长年受着压迫和剥削，是没有出路的。今天，劳动人民成了新社会的主人，我們这些小朋友过着幸福的生活，这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劳动人民，进行革命斗争，推翻了反动统治阶级所取得的。

有没有人会这样想：“苦难的日子过去了，我們该享福了！”要是这样想，那就大错特错了！我們知道，現在，美帝国主义是被我們赶跑了，但是它还决心与我們为敌。地主、资产阶级

和其他剝削階級是被我們推翻了，但是，他們並沒有被消滅，在相當長的時期里，他們還是強大而有力量的，我們千萬不可輕視他們！而且，在社會上，還會不斷地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分子、新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其他新的剝削分子。這一切新的和舊的資產階級分子以及其他剝削分子，總是結合起來，反對社會主義，發展資本主義，夢想卷土重來，重新騎在勞動人民頭上作威作福。他們還把希望寄托在我們後一代身上，總是用資產階級思想來腐蝕我們，比方說，要我們瞧勞動人民不起呀，不參加體力勞動啊，自私自利呀，等等。這都說明：在整個社會主義社會里，都存在階級和階級鬥爭，都存在資產階級復辟的危險。如果我們只顧個人享福，不艱苦奮鬥，不堅持階級鬥爭，不把革命進行到底，我們的國家就會落到階級敵人的手裡，我們的童年就會變成苦難的童年！我們還知道，世界上還有許許多多的小朋友，正在遭受着故事里的孩子們所經歷的那種苦難，我們也有責任幫助他們鬧翻身。我們新中國後一代的任務，絕不是貪圖個人享福，而是要加強鍛煉自己，準備着接好革命的班。

親愛的小讀者，讓我們更好地聽毛主席的話，更好地向勞動人民學習，把革命進行到底吧！伯伯、叔叔和阿姨們生產、工作這樣忙，還抽出休息時間給你們寫故事，目的就正在這裡呀！

編書的人

一九六五年一月

在魔窟里

衡阳化工厂工人 资朝仕

一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的一天，我爸爸一早就出去给妈妈寻草药治病，到快断黑的时候，还没有回来。妈妈不断地呻吟着，焦急地问道：“黑皮（我的乳名），你爹爹回来了么？”我伸长着脖子，望着通往观音桥的大路，眼睛都望穿了，也不见半点踪影。

天黑了，同村一个农民一脚跨进我家，上气不接下气地对我说道：“不好了，你们老子被日本鬼子打死了！”

这个突如其来的凶讯，把大家都惊呆了；接着，全家大小都嚎啕（注1）痛哭起来。

我哭了一陣，发觉病床上毫无动静，便急忙跑去看。一看，只见妈妈瞪着两颗白眼珠，一动也不动地躺在那里。原来，久病的妈妈刚才听到爸爸被打死了，一口气透不过来，也急死了；我们兄妹几个，抚着她的尸体，哭得死去活来。

我的大哥朝任，已经有二十三岁了。他忍着悲痛，把爸爸

（注1）嚎啕（háo táo）：大声哭叫。

的尸首偷偷地从观音桥抬了回来，又把家中的家具、衣物，卖的卖，当的当，凑了几个钱，请来左邻右舍帮忙，才把父母埋葬好。

过了几天，賚姓的“族长”（注1）賚于飞带着伪保长賚于兴来到我家。賚于飞长得尖嘴猴腮（注2），歪戴礼帽，穿着长袍馬褂。他进门一坐下，就架起二郎腿，摆出一派“族长”的架势，拖长着嗓子对我大哥說道：“朝任，你是长兄，一房之长啊！如今你家父母去世，就該是你当家作主了！”

大哥弄不清这家伙要玩什么花样，一时不知怎样回答。

賚于飞又說：“朝任，我来問你，你父母死时，可曾开过堂、吊过孝？可曾請过族里父老，办过几桌丧酒？”

大哥答道：“自从日本鬼子来了以后，我一家人吃了几个月的野草、树根，哪里还有錢来开堂吊孝办丧酒！只好东扯西拉，淡淡薄薄地办了三桌，讓一些帮忙抬柩的人吃了，不好惊动族里的父老。这都是日本鬼子害的我們……”

“胡說！”賚于飞一掌拍在桌子上，噴着滿嘴的白沫，大吼道：“狗屁！国乱家不乱，日本人乱，族規不能乱。分明是你忤逆不孝，想独霸家产，連父母死了也不办丧酒！如此扰乱族規，这还了得！”說完，一脚踢翻坐凳，拂袖而去。

伪保长賚于兴又做“师公”又做“鬼”，对我大哥說道：“朝任，我和你爹都是同班共輩的，我不害你！我看，你赶快发个請

（注1）族长：宗族或家族中的封建統治者。

（注2）腮（sāi）：臉的兩旁。

帖，好好地办上几桌，請族里父老来坐一坐。当众賠个礼，罰个錯！”

“实在是沒有办法了！”大哥說。

資于兴不高兴地问道：“你眞沒有办法了？”

“有法子我早就办了，还等現在。”

資于兴板着面孔，厉声說道：“你这就太不識抬举了！不晓得卖田典屋！”

大哥听說要他卖田典屋，不禁大吃一惊，慌忙解釋：“这几亩薄田、几間茅屋是爹媽辛苦一世留下来的呀！我怎么能卖！一家几口，就只有这点活路了……”

不等大哥說完，資于兴馬上吼了起来：“啊！原来是你舍不得！想独吞？嗯！”

大哥急了，說：“就是卖，如今世道乱，哪个有錢买得起！又卖得几个錢！”

資于兴眨巴着两顆老鼠眼，說：“別人买不起，于飞大爷可买得起！这你不用操心！”

这一下，大哥全明白了，原来他們是要霸占我家的几亩砵塘田！于是，大哥沒好气地說：“我不能卖！我家几口人，要靠这几亩田过活的！”

資于兴冷笑三声，說道：“好哇！不卖就不卖吧！”也揚长而去。

第二天，“族长”派了几个如狼似虎的狗腿子来到我家，不由分說，一索子把大哥捆到了資氏祠堂。

“族长”、遺老和劣紳們宣布了大哥“忤逆不孝”的“罪状”，

当众打了他一百二十大板，打得他皮破血流，遍身沒有一块好肉。接着，又罰他在祖宗面前跪了一天一夜。这样，他們还不甘心，还强迫大哥赤着脚，在刺骨的北风里游村，一連游了七天七夜，說是为死去的爹媽“尽孝”。

大哥回到家中的时候，已經被他們折磨得奄奄一息了。他临死的时候，怀着滿腔憤恨，把我叫到眼前，顫抖着声音說：“朝仕，我已經不行了。全家的担子，就要落在你的身上。你要好好地照顾弟弟、妹妹。我，我是被資于飞这些狼心狗肺的傢伙害死的！你們要替我报仇哇！”說完，就咽了气。

大哥死了，嫂嫂只是哭，拿不出主意来。这时，資于飞、資于兴他們又登門——吃“絕房”来了。嫂嫂是个寡妇，沒有半点說話的权利，相反，被資于飞他們騙去卖了。家里的田地、房屋，任凭資于飞他們瓜分，哪里还有我們兄弟插嘴的余地！

就这样，妹妹不久也餓病死了。全家原来八口人，如今只剩下七岁的大弟弟朝修、四岁的小弟弟朝保和我了。

我們兄弟三人，成了无家可归的孤儿，流落到衡阳市街头，靠討飯过日子。

二

一九四五年秋天，日本鬼子投降了。可是，人民刚赶走了豺狼，蒋介石又引进了老虎。衡阳市也跟我国其他的城市一样，大街小巷里，美国佬的吉普車橫冲直撞，商場、剧院、酒館，充满了美国兵下流的笑声。衡阳市仍然遭受着野兽們的踐踏！連我們討飯的也整天提心吊胆，提防着美国的吉普車。

第二年的一天，可怕的災禍又降臨到了我們的頭上。那天，我們三兄弟正在街上討飯，忽听得“咔嚓！”一聲，一輛黑綠色的鐵皮汽車，猛地停在我們的身后。一個肥豬般的美国人，牽着一條黑灰色的大狼狗，從車上跳了下來。他伸出毛茸茸的大手，一把就抓住我和大弟弟朝修。小弟弟吓得哭了起來，撒腿就跑，剛跑兩步，也被抓住了。我們三兄弟，馬上被推進這輛車箱里。

車箱里已經關了七八個孩子，大家都緊緊地偎在一起。

汽車顛簸了一陣，停了下來。車門被打開了，那個美国佬說着生硬的中國話：“滾出來，小雜種！”他見我們都楞着沒有動，就一手抓住一個，像扔草包似地把我們扔到地上。

我們張眼四望，只見前面是一座阴森森的大樓，大樓的屋脊上豎着一個高大的十字架；四周的青磚圍牆上，架起一道道鐵絲網；巨大的鐵門，釘着密密麻麻的鐵釘……啊！我們被抓到美帝國主義殘殺中國兒童的魔窟——衡阳“育幼院”來了！

這時，從大厅後面，走出一個干柴棍般的美国男人和一個美国女人，後邊還跟着一個打扮得和美国洋婆一樣妖氣的中國女人。“小孩幸福！主將拯救你們的靈魂。”這個美国男人口中念念有詞，聲音尖得非常刺耳。

洋婆打扮的中國女人扭着腰肢，握住押送我們來的那個美国佬的手，妖聲妖氣地說：“辛苦！辛苦！密史脫（注1）高叶霖！”隨即轉過身來，用白綢手帕掩住鼻子，惡聲惡氣地對我們

（注1）密史脫：在英文中是先生的意思，这里是譯音。

道：“髒死了！快進去入冊編號。”

我們在編號以後，就被帶到第二個大廳的樓上——我們的宿舍。這間樓房象鴿籠一樣，只有一個很小的缺窗。住在里面的三四十個小孩，象堆干柴一樣地躺在地上。

管理這間房間的嫗李雲娣，是個窮苦的人。她是為生活所迫不得已到這裡來的。她一見我們，就嘆息着說：“可憐的孩子，你們也落到這個鬼地方來了！今後要注意呀，看見美國人來了就躲開些。”她还告訴我們：那個干柴棍子樣的洋鬼子，叫賀亞倫，是美國派到這個“育幼院”來當“院長”的，他面慈心毒，孩子們背後叫他“笑面虎”；那個洋婆子，叫賀美麗，是“笑面虎”的妻子，“教導主任”；帶狼狗的那個洋鬼子呢，叫高甘霖，比他手上牽的那條狼狗還凶惡，所以大家都喊他“吸血鬼”；那個妖氣十足的中國女人，叫萬恒，是衡陽市的“婦女會會長”，育幼院的“副院長”，美國鬼子的走狗。我們聽了這些情況，看着被囚禁得呆頭呆腦的小伙伴們，不由得流下了眼淚。

三

尖厲的哨聲，撕破了大廳的死寂。小伙伴們一聽到哨子響，就爭先恐後地跑下樓去。等我們也跟着下來的時候，他們已經八個一堆，站在大廳里了。從他們的小嘴里，不斷地發出了機械的“禱告”聲：“求求耶穌愛小孩，小孩欣欣笑顏開……”一雙雙的眼睛，却滴溜溜地望着稀飯桶。

五分鐘以後，“吸血鬼”高甘霖一宣布“禱告”完畢，大家便搶起那米湯水一樣的稀飯來，有的喝上半碗就沒有了，有的連

半碗也喝不到，象我們这些新来的孩子，更是輪不上份了！

有个新来的小伙伴，名叫刘宝宝，还不滿十岁。他已經餓了大半天了，見沒有了稀飯，很是生气，便輕輕地念了一句：“在外头討飯还吃得飽些！”不料，这话被“吸血鬼”高甘霖听到了，他张开毛茸茸的大手，一把揪住刘宝宝，提得老高老高的，往天井里就是一擡，說：“外面吃得飽，好，你到外面去吧！”

刘宝宝被摔痛了，艰难地爬起来，就朝大門跑去。那高大的鉄門，关得严严实实，哪里跑得出去呀！“吸血鬼”走上前来，伸开鉗子似的指头，紧紧地掐住刘宝宝的頸項，一把提了回来，往天井里一丢，接着，飞起一脚，对着刘宝宝的小肚子踢来。小肚被踢穿了，腸肚流了出来，刘宝宝連哭都沒有哭出声，就这样給活活地踢死了！

“檢去埋了！”“吸血鬼”大吼一声，刘宝宝的小腿还在抽動，就被装进了麻袋，扛走了……

“吸血鬼”那只尺来长的皮鞋尖上，沾滿了刘宝宝的鮮血。他每走一步，在那青石板路上，便清晰地留下了一個血印！

这就是我們进院的第一課。

四

“上帝”、“魔鬼”、美国佬、狼狗……这一切无形和有形的魔影，不断地向我們袭来。在我們幼小的心灵里，蒙上了一层可怖的阴影。晚上，我們常常从梦里惊醒，吓出一身冷汗。白天，我們为了躲避这些魔鬼，只得挤在阴暗的屋子里，縮成一团，不敢出来。下楼吃飯、做“祷告”、上“聖經”課，大家都提心

吊胆，生怕突然撞着他們。

一天，上“聖經”課的哨子响了。一个名叫黃小崑的孩子，因为下楼晚了，怕迟到挨打，就飞跑起来。不巧，在轉角的地方正撞着了“吸血鬼”。“吸血鬼”不由分說，左右开弓，就是狠狠地两大巴掌，把黃小崑的牙齿打掉了，鼻孔直流血。“吸血鬼”还不肯甘休，对着倒在地上的小崑，重重地又踢了两脚。小崑的小腿，被踢得露出了骨头。

夏天，蚊子成堆。我們沒有蚊帳，脸上、手上到处都被咬得紅肿起来。烂脚的，生疮的，不知道有多少，小崑那被踢烂了的小腿，很快就潰烂生蛆了。白色的小蛆，在他的伤口里钻进钻出。

有一天，正在开稀飯的时候，小崑那生蛆的伤口，被“笑面虎”賀亚倫看見了。他煞有介事似地，立刻装得严肃起来——双手按住胸口，仰着头，眯着黃眼珠的小眼，对天喃喃地念道：“上帝保佑，上帝保佑。魔鬼已經附上你的身了，灾难已經降到你的头上……”那对黃眼珠忽然一瞪，露出两道凶光，在“吸血鬼”眼前一扫，又念道：“上帝寬恕，上帝保佑……”

“吸血鬼”象得到了一道命令，立刻伸开爪子，一把抓住小崑的頸子，面目猙獰地吼道：“魔鬼！魔鬼！你这小魔鬼！”于是，一麻袋把小崑装住，叫人背去埋掉了。

麻袋从后門背出去了，我們还远远地听得見小崑那嘶叫的声音：“我不是魔鬼！我不是魔鬼！你們才是魔鬼！你們才是魔鬼！”

大厅里，賀亚倫还是双手按胸，翻动着嘴皮一个劲地念道：“上帝饒恕！上帝饒恕！”

我們兄弟三个，早已吓得顫做一团。我把两个弟弟拉到角落里，悄声叮嘱：“千万要小心哪！不要讓美国魔鬼找到我們头上来了。”

五岁的朝保哭着說：“哥哥，我怕！我們出去吧！这里有美国魔鬼，我怕！”

我只得赶忙捫住小弟弟的嘴，吓唬道：“魔鬼听见了，就沒了命。你不記得刘宝宝的事了？”他听了，一头倒在我的怀里，小声地叫着死去的媽媽。

冬天，我們仍然睡在楼板上，沒有棉被，也沒有草垫，只是三个一堆，五个一团，滾在一条破旧的美国毛毯里。白天，我們仍然打着赤脚，穿着一条小单褲，站在冰冻的地上讀“聖經”、做“祷告”，念着：“求求耶穌爱小孩，小孩欣欣笑顏开”。脚趾头被冻烂了，有的就这样被冻死了！

朝保年紀小，哪里經得住这样的折磨：他很快就得了重伤风，发起高烧来。于是，他經歷了一場罕見的风波：

一天，在上“聖經”課的时候，“狐狸精”賀美丽发现朝保不在，就問媒姆。李云娣不敢繼續隐瞒，只好說：“他生了一点小病。”

下了課，“狐狸精”穿着白衣，戴着厚厚的口罩，噴上极浓的香精，来到了第二厅的楼上。

这时，朝保刚从昏迷中醒过来。一連几天的高烧，使得他只剩下皮包骨头了。“狐狸精”一看，立刻叫人把他背到“传染病童隔离室”去，并且假惺惺地对李云娣說：“小孩可怜，早就該打針吃药了！”

朝保一逃“隔离室”，顿时吓得哭了起来。在那阴沉沉的房子里，有四张白木床，每张床上，象放干鱼一样，排列着四五个小孩。他们都是奄奄一息的了，有的脚在床板上蹬，磨破了皮，血水直淌；有的在无力地哀号，呼唤着妈妈；有的膝盖骨露了出来，红白不分；有的两眼翻白，焦灼的嘴唇上裂开了一条条的血口；还有更惨的是，人还没有死，就被老鼠咬掉了耳朵，挖去了眼睛，……整个房间，充满了一声声寒心的哀号！

朝保吓得转身就往外逃。“狐狸精”一把揪住他的衣领，“啪！啪！”几个耳光，刹时把他打得晕了过去。她把朝保往快死的孩子堆里一推，“咔嚓！”一声，把“隔离室”的门锁上了。

“狐狸精”搓搓手板，耸耸肩膀，阴森森地自言自语道：“哼，想逃命！混种！”

等朝保醒来的时候，房子里已经漆黑一团，什么也看不见了。他只听得在邻近的一张床上，有一个小女孩在呻吟着：“我口干死了，……妈妈，我要水……妈妈，水……”

突然，铁锁响了，房门开处，射进一綫惨淡的月光。“吸血鬼”带着两个人，一个提着篮子，一个拿着麻袋，就象老鹰叼小鸡一样，把躺在白木床上已经死了的和还在呻吟着的小孩，一个一个地往篮子里丢，往麻袋里装！

朝保见了，毛骨悚然，吓得连气都不敢出，慌忙轻轻滚下床来，躲在床下的暗角落里。

那两个收尸的人走到那个呻吟着的小女孩跟前，连忙缩回了手。“吸血鬼”在后面马上吼道：“装啊！老杂种！”

小女孩也被装进麻袋里去了。但是，她仍在挣扎着，喊着：

“媽媽，我要水喝……”

他們扛着麻袋、簍子走了。朝保吓出了一身冷汗来，头脑清醒了些。他等“吸血鬼”走了，从床底下钻出来，从窗口跳出去，輕輕地敲开了媒姆李云娣的房門。李云娣把他藏在自己房間里，細心調养，他的病才慢慢地好起来。

朝保的生命从魔鬼的手里掙扎出来了，可是，在这里被残杀的孩子又有多少哇！在市郊区荒涼的八尺岭上，美国佬叫人挖了一个大坑。被“育幼院”残杀的孩子，都被抛进了这个坑里。野狗和烏鴉时常聚集山头，搶食死尸。滿山遍岭，到处露着孩子的白骨。据不完全统计，从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八年这短短的两年里，抛在八尺岭上的孩子的尸体，就有七百八十多具！美国鬼子接办“育幼院”以后，前后接收、抓进一千二百多个孩子，到解放时，只剩下一百零八个了！

五

一九四八年“圣诞节”（注1）前不久，“育幼院”的人員忽然忙了起来。他們搬床鋪，擦地板，挂蚊帳，还給孩子們鋪出了洁白的垫单。更奇怪的是，他們竟幫我們一部分孩子洗起澡来了，拿出一套套的新衣服，把这些孩子打扮得象“天使”一般。原来，打着“联合国救济总署”招牌的美国佬特邀伪市参議員和一帮所謂“社会名流”，到这里“視察”来了！

（注1）圣诞节：基督教徒信奉耶穌为他們的“救世主”，十二月二十五日是耶穌的生口，他們就把这一天称为圣诞节。